

《阳明问道》:

水墨为钥 问道黔山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浪潮中,贵州民族出版社推出的《阳明问道》画册,以五十余幅原创国画为载体,串联起王阳明贬谪贵州后的生命轨迹与心学顿悟历程。这部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的匠心之作,既是可随身携带的“阳明心学博物馆”,也是铺展黔地人文风华的山水长卷,在笔墨丹青与文史哲思的交融中,为读者开启了一场跨越五百余年的精神对话。

画册的匠心首先体现在创作团队的专业坚守与跨界融合。主编王修权深耕阳明文化多年,以深厚情怀把控整体脉络;学者周建华三十余年学术积累为内容提供坚实支撑;画家关国建出身书画世家,以细腻笔触与充沛情感,将阳明先生的形象与黔山秀水以宽2.4米,高1.25米的幅面刻画得形神兼备;文博专家谌亚军撰写的题解与画境文字,以严谨考据为基础,引经据典又清新灵动,为画作注入深厚文化内涵。四位创作者各展所长,让艺术表达与学术完美契合,使画册兼具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

在内容呈现上,画册以阳明先生入黔线路为经纬,构建了兼具叙事性与哲理性的文化图谱。开篇《平溪入贵》再现先生逆水行舟、初入黔地的艰险,画面中重峦叠嶂、云雾弥漫,恰如“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所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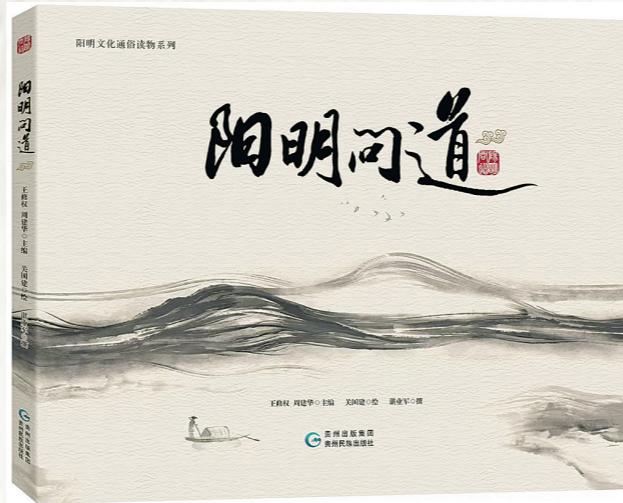
的豁达胸襟,即便前路漫漫,先生仍心怀坚定。《兴隆书壁》以苍劲石壁与斑驳题字为核心,笔墨间仿佛回荡着“壮思风飞冲情云上,和光春霭爽气秋高”的豪迈,将先生暂驻此地时的精神气象定格纸上。《平越思隐》刻画先生独坐崖畔的静悟时刻,远山如黛、溪流潺潺,呼应着“疏星冷月伴孤村,野老岩居独掩门”的幽寂,尽显先生沉潜内省的心境。而核心篇章《龙场悟道》更是意境深远,洞溶微光与先生顿悟神情相映,完美诠释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思想飞跃。画家亲赴黔地遗迹采风,让作品与实景形成奇妙呼应,读者无论是案头品读还是实地探访,都能感受到古今交织的对话感。这种编排既降低了阳明文化理解的门槛,又为深度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审美视角,实现了不同受众的全覆盖。

画册最鲜明的特色,是将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转化为可知可感的艺术语言。“心即理”的宇宙观,在《水滨思道》中通过澄澈流水与先生沉思的身影交融呈现,恰如“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的喻理,让观者体悟本心自足的智慧。“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在《勤力稼穑》中化作先生躬身耕田的场景,呼应其“滴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的经历,印证了“知是行之

始,行是知之成”的深刻哲理。《宾阳典仪》则再现先生讲学授业的盛景,与“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相得益彰。题解文字与画作相互印证,让抽象哲思在笔墨间变得可感可触。

作为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画册打破了传统哲学著作的晦涩壁垒。它以视觉艺术为桥梁,将阳明心学从典籍中解放出来,让“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走进大众生活。这种创新不仅推动了阳明文化的普及传播,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鲜活范本。

翻阅《阳明问道》,墨色晕染间可见黔山秀水的灵秀,字里行间饱



含心学智慧的深邃。它不仅是对阳明先生贬黜岁月的艺术重现,更是对其“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精神遗产的当代传承。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这部画册提醒我们,要在浮躁中坚守内心清澈,以“知行合一”的态度面对生活,以“万物一体”的胸怀拥抱世界。对于文化爱好者而言,它是一场视听盛宴;对于精神追寻者来说,它是一座心灵灯塔。

这部集艺术价值、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于一体的佳作,既让我们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展现了贵州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王丽璇 文/图

《伟大的共存》:

讲述人类与动物的共存史

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人与动物的互动史。人类与各种动物亲密相处的时间已超过250万年,这些动物有大有小,有哺乳动物也有无脊椎动物,有掠食动物也有食草动物。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的《伟大的共存》一书,将人类最为熟悉的8种动物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别样的阅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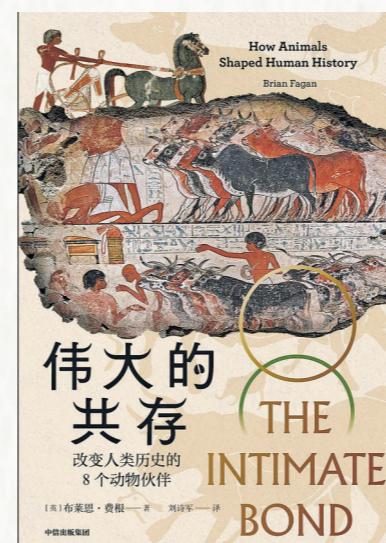
在人类文明史上,99%的时间是在狩猎和采集的阶段中度过的。这意味着人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与动物基本是平等的,人只是动物中的一分子。我们最早的祖先是弱肉强食法则下的捕食者——既是猎人也是猎物。本书的故事开始于冰期。2000年前的欧洲“艺术家”将捕获的猎物,刻画在岩石和洞穴的岩壁上。猎人尊重动物,将它们当作独立的个体,当作充满个性的生物,以及与人结成物质和仪式伙伴关系的鲜活生命。

此时,其他动物是人的猎物,但在有些时候,人也可能是其他动物的猎物。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人与动物的关系。用书中的话来说:“人类与动物地位平等,本无高低之分,直到人们开始驯化各种动物,支配和从属关系才出现。”这是因为农业使人依附于土地并“脱离”自然,从而使人们上升到一个比动物更高的层次。农业生产出大量粮食,当农业出现剩余时,驯化就出现了。从10000多年前人类驯化狗开始,然后是鸡、羊和猪,接着是动力型动物牛和驴,最后出场的是马和骆驼。

一如副标题“改变人类历史的8个动物伙伴”,该书主要聚焦于狗、山羊、绵羊、猪、牛、驴、马和骆驼8种动物,详细揭示了它们被驯化的经过,以及融入人类社会后产生的影响。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驴、牛、马、骆驼这

类动力型动物,它们让人类获得了更大的肌肉力,使人类不仅可以耕种更多的田地,而且可以运输更多货物,或更快速地移动,人类世界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要超过后来出现的火车、汽车和飞机;在农业社会,山羊、绵羊、猪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这3种貌不惊人的动物也成为人类的财富源泉。在汉字中,屋里养猪为“家”,由此可见猪对农业定居者的重要性。而山羊和绵羊也支撑了游牧社会的生存,牧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依靠羊奶和羊毛生活,并不轻易宰杀羊,因此羊群也是财富的象征。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一旦历史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动物就遇到了一种全新的替代品——机器。如果说这些驯化动物只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创



造物,那么机器则完全由人类独立完成。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机器步步为营。在机器时代,人与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人与机器的关系越来越近。但宠物的普遍存在,依然证明了人与动物不可分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

关于世界各地发现植物的探险故事

提及“猎人”这一古老的职业,似乎天然对应着“动物”。当人类的祖先开始有意识地打制第一件石器时,他们已经在从事与狩猎相关的活动了——无论是打猎还是处理猎物。但历史上客观存在着“植物猎人”,他们受雇于国家、皇家植物园、苗圃或富有的收藏家,专门前往全球未知或偏远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收集并引进具有经济或观赏价值的珍稀植物,种子和标本。园艺历史学家安布拉·爱德华兹最新译介为中文出版的《植物猎人的世界收藏》一书,讲述了关于世界各地发现植物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植物猎人”。

“植物猎人”由来已久,最早植物猎人可追溯到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她在征服了东非的一块土地后,曾派人将这块土地上的乳香树带回了埃及。事实上,人的流动导致了植物的流动,在士兵、水手、商人、朝圣者甚至难民的流动中,植物跟随他们广泛传播。在某种意义上

上,这些群体本身也可称为“植物猎人”。比如,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带回了杨树,成吉思汗的军队在他们身后种下了柳树和苹果树。具体而言,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香料、草药以及种子和球茎都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陆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商品;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西方商路中断,欧洲商人开始探寻丝绸和香料的海上路线。航海技术的进步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也为植物交流提供了新通道,更多植物猎人踏上征程寻觅奇花异草;到了18至20世纪自然科学狂飙突进的大时代,欧洲园艺的盛行让西方富裕的园林主们更是争先恐后派出大批“植物猎人”到全世界的荒野山谷“出公差”,无论是因兴趣使然的专业人士,还是受委托兼职从事,都不妨碍一场全球物种的大迁移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受限于各种条件,最初“植物猎人”只能带回一些球茎、种子和果核,而后活体植物的运输普及



开来,从一开始将植物栽种于花盆中运回,到放入有通气孔的木箱或藤篮,再到伦敦外科医生沃德发明的“沃德箱”解决了植物长途运输的大问题,全球植物交换迎来革命性变化。一时间,维多利亚时代掀起了“蕨类狂热”、橡胶树“搬家”到了亚洲、塔希提面包树在西印度群岛扎根、香蕉在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海找到了新家……

“植物猎人”的采集活动有不同的目的:一些是为了推动科学事业,另一些是出于商业动机,寻找可能对帝国经济有价值的植物,或是发现适合园艺的植物,以供应蓬勃发展的苗圃贸易。用于科学目的,压扁的干燥植物标本就足够了。它们的功能是记录每种植物的显著特征(叶、茎、根、果实和花朵),贴在台纸上的每份标本都附有一个标签,上面详细说明了该植物采集的时间和地点,生长的环境以及海拔等有用的数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新作
述评

《一日顶流》:

在网络时代看见生活本质

顶流分两种,一是娱乐圈的流量明星,二是网上人气旺、带货强的网红。石一枫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写到的顶流是后一种。若论生命力,网红与流量明星都以“流星”居多,非要对比一下,莫名其妙红透天的网红,过气的速度更快一些。1968年,安迪·沃霍尔说:“未来,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一日顶流》里的主人公胡莘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在胡莘瓯成为顶流之前,《一日顶流》是部生活流故事:胡莘瓯与李蓓蓓的幼儿园故事,有点像王朔的《看上去很美》,两个小孩无猜的孩子,凭借一份纯洁无瑕的“爱”,互相把对方写进了人生里。但随着李蓓蓓跟随家长搬家,两人的友情从此成为断线的风筝;在写胡莘瓯与父亲胡学践,外省女性李贝贝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时,又贴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三人有关日常生计的对话,各自细密心思的传递,具有烟火气,也合人性之真实。

但在《一日顶流》生活流叙事的表面和底层,同时还流淌着网络的技术流与意识流:在技术层面,小说从1999年的网络千年虫、486电脑写起,一直写到当今顶流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在意识层面,小说不仅写到了手机成为人的“器官”,更



写到网络渗透到人的思想与精神当中,人的网络化生存已经成为举手投足间清晰可见的本能,当这一切集中到一名瞬间成名的网红身上时,荒诞与失控、同化与异化、焦虑与逃离等,进行了一次“超时空聚合”,但凡缺少点儿毅力的人物,都容易被摧毁,更何况是追求躺平人生的胡莘瓯。

《一日顶流》为胡莘瓯成为顶流后的“崩塌”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海上小岛、坐禅修行……这为胡莘瓯被流量冲击得七零八散的内在提供了重建的可能性。但陪伴型机器人小沙弥,以及曾创办过“海角论坛”的师父,包括被电力与网络包围的小岛,让“佛法与科技”的碰撞无处不在,顶流的“威力”并未因为地理层面的“隔绝”而消失……围绕顶流产生的欲望、利益,如风如烟如雾。顶流背后,是人心的离散与追逐,是人人都希望抓住点什么的渴望。

小说结尾,石一枫并未给出“顶流之后,人生何为”的明确答案,但从小说结尾时写到:“想到这里,胡莘瓯不再恐惧,反而感动起来,他的眼睛湿润了。”可以看出,这句是人物从“顶流(流量)”回归到“人(肉体凡胎)”后的生理与情感的双重反应。没谁能预测到这个被科技严重影响的世界会走向何处,但可以感动的内心与可以湿润的眼睛,暗示生活的本质将如海边的岩石,汹涌地冲刷并不会改变它自身内在的纹路。

写网络的小说作品有不少,但“网络中的生活”还有“生活里的网络”,时常出现某种不相融的隔膜感,这是文学对科技的一种不适应。科幻小说可以解决文本的舒适度问题,《一日顶流》则解决了现实题材高度结合网络生活的舒适度问题,这本书终于让人觉得,当网络与科技成为小说角色身上的“衣服”,虽然大小与柔软程度不那么贴身,但总算是颇为合体地穿在了身上。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图

《社会学看中国》:

贴着生活理解社会

早餐时刷刷朋友圈,午休时点份外卖,晚上与家人视频通话——看似平常的生活片段,不仅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还延伸出有趣的社会学话题:社交网络、数字社会、零工经济。

这些话题,都可以在《社会学看中国:中国社会学通识课》(以下简称《社会学看中国》)一书中找到深入解读。该书汇集渠敬东、周舟、王铭铭等10位学者的文章,通过10讲内容剖析当代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每讲内容围绕差序格局、城乡关系、家庭关系等具体的社会学概念展开,从小切口进入大问题,从具体案例逐步扩展到理论思考,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比如,微信好友来“吐槽”,说你没有点赞他发布的朋友圈,却点赞了你们共同好友的朋友圈。“数字世界”一讲就回应了这一不解: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在互联网上的社会关系。当微信好友、群聊数量不断变多,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会有更多连接;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定程度上被切割分散,交往层次却没有

进一步深入。这就是社会学家提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概念,其描述的是技术变革下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的不断变迁。

又如,下班后用微信回复工作内容算不算加班?该书从零工经济概念切入,理性探讨此类现象背后的社会学原理。

科技革新带来劳动模式普遍转型,利用社交平台沟通工作内容,是一种高效且扁平化的机制,能够将复杂的整体工作切分成不同环节、不同层级的“单元模块”,即社会学意义上的零工经济。

身处其间,需要我们理解社交软件的利与弊,更好把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